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四庫禁燬書叢刊

經部第六冊目次

晚邨天蓋樓偶評六卷(二)

〔清〕呂留良撰
清康熙刻本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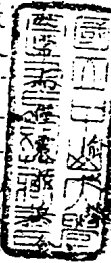
晚邨天蓋樓偶評六卷(二)

〔清〕呂留良撰

清康熙刻本

中山大學圖書館藏

必不得已 兩段



兵食亦有可去之時。慮變所以經常也。夫使
何以處夫不得已哉。去兵去食。聖賢必非無後之計耳。且蓋政其思
乎。要安也。一旦之憂。而謀慮蓋有全之策。如國家甲兵積貯。一。二。大
事。誠非淺鮮。然可先事而圖。必難應。而具天賦。民為兵。固兵權
食。及乎有變。人欲因民以食。兵食則聖賢知其不可也。夫子言政。六
室外民信。而言兵食之足。哉。所可慮者。先王足兵。食之定。而并無其
名。後世有兵食之名。而反失其真。此間族黨皆吾兵也。而司馬不聞
有軍籍。自竭作以供。而丘乘出甲。民知有兵。兵知有兵。而兵已亡。

天蓋樓偶評

下論

成

大題觀略

耕三餘一。皆吾食也。而太府不聞有左藏。自慶膏以寒。而履秘增稅。
民知有食矣。民知有食而食已亡。嗟乎。食不以軍。婦子而以食。食度
兵不以保蓄。聚衛室家。而以廩府。庫是食。與民為二。民又與兵食為
三。而兵食之去也久矣。矣。侯不得已哉。然而因循生於安定之時。籌
又苦兵而不苦。是三者之不能俱全者勢也。始而然。民食為君食。
而君知食而不知民。既而散君食為民食。而民知食而不知君。是二
者之不能兩存者勢也。從來軍政之壞。每在有室。而無兵。兵校
泰兵之日。其數盈。用兵之日。其數減也。夫省無名之費。以蘇父老之

天蓋樓偶評

下論

二

則境內之士氣可揚。昔先王寓千城。於主伯並旅之中。無召募之
煩。而數不缺。無廩給之費。而食自飽。是去兵而兵益存。從食政之
弊。每在有漏。危而無徵。額故承平之錢穀。君不知有急之憂。民不
給也。天下困窮之詔。以悔昔日之愆。則此際之瘼。傷可振。昔先王藏
下千於九夫百室之中。二。不備。而君不憂。八蜡不通。而民不懼。是
去食而食益裕。蓋時當倉卒。每多增制之憂。固變益兵。變已而兵如
埃。固事加賦。事罷而賦猶存。所以聖賢議減而不議增。抑勢當流極
恒多。更法之擾。變兵去害。則後日之害反深。改征救弊。則與日之弊
益大。所以聖賢言常而不言變。不然。夫子與于貢。果且為權宜之計
乎哉。
陸雲若云。時文每說去冗兵冗食。不得已時。有兵無食。有食無兵。
有兵食無民。如何得有冗兵冗食。去冗兵冗食。如何便說到死。惟
兵必不可去而去之。食必不可去而去之。推到萬無可為之勢。只
有團結民心一策。是從無兵無食中。美出來也。但國家所以無兵
無食。未有不由於冗兵冗食。是從不得已原頭立論。轉說到徵兵
無兵。料食無食。俯仰感慨。真寫得透快淋漓。讀此文。思三十年
前方略情形。宛然在目。非身歷其時者。不能道得如許慘痛真切。
必不得已 命

林子成曰 一全

劉作標

奇文質之宜明其一致者而已。夫使文而可去是大與質二也。君子
 明於相稱之說則亦安得去文而存質哉。嘗觀帝王代興各有攸尚
 則文質其大端已然而尚質尚文亦後世意之詞蓋自虞夏以前
 未有一代而不尚質則生民以來亦未有一日而不趨於文也。此
 其一致之理。夫且不詳而分文則亦惡從而去之。則則世雅尚文
 治及其法遂至流蕩而不可止。於是棘子成者起而傷之曰。君子
 質而已矣。何以文為。彼豈不思文之既去而質亦何以自見。但以忠
 變而質上變而文必自然之勢也。若夫文之既教其流已極其勢不
 天蓋標偶評 下論 三 大雅觀

則不遠之乎質。使有人焉盡棄而更之則天下將有所駭。則思上
 則攝心作矣。且偶久則從之者氣其究猶將得乎焉。即
 不然亦將得一二焉。不轉移天下之大機哉。然而勢不能也。大凡
 一物之生有本而亦有一末。一末有終而亦有終。必相因之極致
 有不獨質文為然者。且夫今之所謂質者非其質也。其猶祖祿喪失
 而求諸野今之所謂文者非其文也。雖鑲篆組紵繪而處於虛斯亦
 何怪乎崇文者蔑質而存質者且并欲去文。一若猶是文也。天下豈
 有無質之文哉。藻繪雖工不能生無本之華。是以有君臣父子而後
 有彝禮有長幼親戚而後有揖讓有男女內外而後有儀節。則質固

為存文之此耳。若猶是質也。天下又豈有無文之質哉。色澤既空何
 以著自然之美。是以無拜跪坐立則無尊親無周旋揖讓則無
 恭敬無盟誓幣帛則無忠信。斯又為表質之具耳。况乎六
 文而惡質者其情然也。質之變而為文者其勢使然。其始未嘗有文
 焉。故典之質而不辭及其文之變而為文。又欲返之乎質。是猶虎豹
 之文而使之復安大羊之舊。豈可得哉。所以子貢既惜其言。又莫
 追復明其相因之故。而終歷之以辯也。是故君子欲觀其言。必
 取於激為也。今日言之為室。故彼日行之即為質。且一
 危言之禍而千秋徒蒙戲言之禍。故則君子當如何。惟以帝王治

世之變為聖賢持世之言。世為世之所不易也。
 兩論互有高處。各有堅處。子成隨義變耳。以文只就高處開發。
 不是周旋子成亦完端本清源也。近來遠漢必周旋下番極為
 悖謬。不得藉口以文。一氣轉聲雷斥至擊又還四得滿得古文
 之神隨者。

林子成

到

林子成曰 一章

王 鄭

兩賢之論大質與典乎皆非也。夫子成之矯似不若于貢之平矣。而必於華文質而視之亦豈救世之權哉。故交非之而其論乃定。審諸大質之變有不獨存者其理也有必相勝者其勢也。以不獨存者而使之獨存則古今無風會以必相勝者而不使之微勝則聖賢無補。林大約審其理以權其勢。斯至當不易之論焉。耳。何謂理質不可為文而質自足以生文。不可為質而文還足以生質。則不謂謂太古之質非太古之文也。去一質是去一文也。亦不謂謂中古之文非中古之質也。去一文是去一質也。何謂勢。文過而尚質。久而更思文。

天蓋樓偶評

下論

源成

五

大題觀

賢過而尚文。上之久而又思質。則不謂謂商之時無取而質也。非質無以繼。復之忠也。久不得謂謂周之時無取而文也。非文無以救商之質也。胡不審乎理有如棘子成者。彼蓋見當時之弊有極重而不可返者。以而仍以泰酌之論行之。無以生其鼓而使之悟。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為。意以崇文者不盡去其質而文不已。則崇質者非盡去其文而質亦不存。庶天下聞吾言而深思。亦樂吾言之匪謬乎。然而理有所不可也。夫孰知夫坐作拜立之所以養愛也。夫孰知夫登降進退之所以恭敬也。夫孰知夫綱繆委曲之所以養安也。子成以君子化天下。然其說之偏不可訓也。馴不及吾可不戒哉。胡不權乎。

勢有如子貢者。彼蓋見子成之弊。有太甚而不可風者。以而仍以輕重之議衡之。無以折其心。而令之下曰。文猶質也。質猶文也。意以文不能廢質。而文即與質相均。而為治質不能廢文。而質即與文相配。而為功。庶賢者聞吾言而悔過。亦服吾言之不偏乎。然而勢有所不可也。夫孰知夫習俗致飾之已極也。夫孰知夫敦龐渾厚之無存也。夫孰知夫正變經權之必有歸也。子貢等虎豹之粹。於犬羊然本末輕重之失其倫。亦不可訓也。虎豹犬羊豈可僅哉。學者反于成之說。而觀之則質主文輔。周焉世之常經。反于貢之說。而觀之則損文益質。亦救時之通義。是則至當不易之論也。

天蓋樓偶評

下論

六

子成之說不下。則周可謂高矣。自子貢辨之。而其弊始見。至于貢語病人。不易知也。立言之難。自非聖人。孰能無所偏倚。而常達其平。惟聖知聖。此等處。須知朱子之言。已造至廣。能昭註立格。目空湖海。而筆力天矯。更足以副之。卓然大家。

林子成

王

文質有並重。惟君子兼其合也。夫文與質。高之者各異。而其重則一。蓋兼以爲功。者容鑄之以其偏乎。語于成。曰。今之人。第知察於文者。之爲文也。遂以爲本朝所尚。事大遠乎前人。而末流所極。便更繁手。初載其必欲矯而整定之者。亦曰。非質不足以收之也。夫教文而以質也。則是取文與質而分之矣。取文與質而分之。則文已爲文。而質已爲質矣。則然者。有先後之檢也。抑文無所資於質。而質無所資於文。矣。較然者。有盛衰之數也。若然。是虞夏以上。善制改物。當已滅。遂古之性情。而至今猶有人道者。何也。商周以委。分紀。今名。即不得謂。天蓋樓偏評。下論。已田。七。大題觀。自然之忠。存而至今。不失爲子臣者。又何也。則何得不平情而觀其。所。矣。今有人於此。君子之欲致敬也。此其心爲之。乃必有其拜。恐。乃必有其飲食。迹于繁於物者。其外已而。曰。吾一無所假於物。幾。子之與語。以明擊。澹之。不事以明朴。則夫塗之人。於我談然者。舉。足以示教也。然則君子入何以致其心。於是人也。此以知文之不徒。以爲文也。抑君子之欲稱尊。於是人也。此其禮爲之。然則禮之陳。止以通吾愛物。佩易之嚴止。此吾誠慮乎。藏之。乘者。恐未或達也。而乃曰。吾一無所事。於名當。發門之侍。不以肅夫冠。掃以。觀。衣之日。不以。律。夫拜。登則夫。寄。衣之人。於我。我。卿。焉者。舉不見有異。於尊且敬。

者也。然則君子入何以維其分。於是人也。此以知質之不徒以爲質也。何也。凡人極致。辨致。飭之事。皆非以強其心。斯儀用委。胥事。蓋出。於先華。而道日進。於婉。惆。收。聖人制作。大備。無非緣本性情。以是。日。習。於器。數。之。末。而。不。讓。爲。煩。苦。也。乃。當。世。奉。之。者。亦。以。爲。吾。之。爲。之。其。不。敢。不。及。此。者。知。即。吾。之。所。存。而。不。敢。過。焉。者。矣。且。古。人。作。可。歌。可。流。之。爲。一。以。詳。諸。器。凡。樸。拙。敦。茂。養。之。嚴。乎。喜。怒。之。容。發。之。其。有。與。樂。之。功。收。聖。人。忠。厚。所。完。遂。以。傳。夫。刑。賞。以。是。日。致。其。氣。之。守。而。不。終。於。冥。濤。也。乃。其。下。焉。者。亦。以。謂。吾。之。所。見。其。不。以。爲。有。餘。也。即。吾。之。所。不。見。亦。不。以。爲。不。足。矣。是。故。貴。多。者。于。外。則。貴。少。者。于。內。天蓋樓偏評。下論。八。自然者以明體而有為者以爲功。文之稱質也。即質亦猶文也。君子。獨任質乎哉。夫子其甚也。其論雄肆。其氣高華。其致老朴。妙却仍是渾說。隱然無本末輕重。之病。在。非。具。實。力。量。氣。總。不。能。辨。此。良。知。宗。居。喪。不。哭。門。人。疑。之。曰。吾。惡。人。於。父。母。而。上。亦。用。偽。也。嗚。呼。此。其。爲。質。也。其。處。豹。之。轉。耶。抑。犬。羊。之。肆。也。笑。誦。有。節。以。爲。飲。酒。啜。食。以。爲。其。食。福。不。錦。安。耶。良。知。非。被。髮。野。祭。之。風。乎。橫。阮。以。老。莊。淪。晉。金。溪。以。狂。禪。隔。宋。至。良。知。而。三。矣。流。禍。一。轍。非。細。故。也。讀。中。二。此。足。破。其。知。適。之。說。文猶質也。易。

年餼用不

金

王

庭

恒微之是用誠審於君民之間也夫用不足而議微賢者且誠無謀
乎觀於君民之閒則微之為本計得矣今夫君之所托者民也國之
所需者用也使足於用而無損於民則在仁義聖良之名而且富
厚止山之積以其道易絲也使損於民而仍不足於用則有貪利糾
論之名而此有室虛貧乏之實其故矣以也由今以觀蓋未嘗不
謀先王創制之長而後人變法之失也如微而常存魯雖年餼寧遜
要不足哉其什一之賦取民者至仁而三十年之通豫惠者甚優矣
自而不足其有不足則不行微之始也夫用之不足始於不行微則
云蓋樓偶評 下論 大類觀

期用之足也惟是行微耳有若曰蓋微乎蓋就現在之一而反省之
言甚迂而計實有當也夫田野縣鄙者用之本也垣節倉廩者用之
末也百姓時和事業得敘者用之原也等賦府庫者用之流也行微
者微然使天下必有餘而上不憂不足上下俱富矣無所歲之斯本
原之計得矣若二則將有不止於二者末流之術不可久也夫微之
取於民者少留於民者多百姓足也百姓足則民富民富則田肥以
易田肥以易則出實百倍君難以法取猶有餘費也至民之輸得之
報又無誼也二之取於上者漸多歸於民者漸少百姓不足也百姓
不足則民貧民貧則田瘠田瘠以微則出實不半君雖好侵奪

猶將微也至民之悖出之情又無論也夫百姓之君孰與不足故
有仁義聖良之名而且富有富厚丘山之積百姓不足君孰與足故有
貪利糾紛之名而且有空虛窮乏之實二者審而行之吾知微之必
有取爾也

一純用荀卿富國篇中語錄鑄為文却自成西漢文字排宕雄渾絕
不類荀子氣質此所謂有義法善用古者也哀公問在用而
意在取故有若直禽取法而意却在用必正針鋒相敵處行微必
先節用不則有若之言非腐即戲斷不可行矣註中節用厚民正
見此荀子以禮節用之以無禮節用之後發明禮稱亦此意也

天蓋樓偶評

下論

十

若并拈入發揮更與註語切合

年餼用

王

盛符升

百姓足也。車馬繁而在野，郊遂時而從公求至足于先公。斯以立國者，在是唯具百姓足也。若使微不可緩而百姓不足矣，百姓先受其害而君且再謀其利，即天心之可知。百姓坐喪其實而君亦室有其名必國勢之日困，雖欲取盈于用，豈可得哉？至有若之言不用而秦賦踵加，冬金再告，魯其不可渡振矣，惜哉。

肌骨勻，穡行間茂密，純於搏挖用力，慶曆中傑構也。宣公稅畝，尸是加稅于餘畝，徹法未嘗廢，故註下專行二字，是公田民田不畧氣，豪強兼并自是益于時事，恐不須說收田授田也。節用厚民，是正意奪私家，備軍興，俱切魯事，不同泛講，然畢竟是旁意斟酌。

下篇

下篇

子

五

百姓足君

二句

王庭

存君行百姓不知微之為足際也夫君亦惟足自求耳百姓足而君無患焉所得孰與以千故知微之意深遠矣且國家即無論太平與禍患要以安泰斯民之志為人君善託之本原先王創制立法皆緣必防也其初非以自利而卒之大美之報必還集焉但保究所由然未有不款為無加耳二之不足君憂其微之自足臣道其常誠見旦夕之謀難以行遠必古今常相給而後謀為可垂苟且之術易以遠禍必上下無不虞而後朝廷為有恃微者所以使百姓足者也為民立君非以君屬民則凡利於下者為之固王者無私之志乃百

天蓋樓偶評

下論

也

十三

太運親

姓足者即與富無不足者也以君養民理以民奉君則其行於上者如之尤國家同體之情有知為百姓者方從事于田畝而勤于殖于貨焉常實賦而外留之樂歲者多矣平居酌酒獻羔而手足寬然則肥為之出其寔倍焉雖不強百姓有餘財亦君之有餘賦也出以得相制人就有竭之者乎抑百姓者方積計于室家而重于財德丁徭尋常三九而餘貽之饒年者周矣一時地力緩征而生聚宴然則災患之解其復易焉取雖不強百姓無死凶亦君之無道負也爵俸復以相收又孰為奪之者乎是故人君永租食稅所取足在民者至余而守於當然之分則未嘗感其恩昨無恩也君之所予者家

則所取者隨寓意難絕於封殖而實自深其封殖之計國家享正

之奉民亦非私交爾即小民手胼足胝所償足於君者至厚而習於固然之常則未嘗思其故必有故也民之所食者先則所償者猶後理不明夫報施而實自行其報施之事國家蒙經制之利良亦非一朝爾朝野之勢成於相合有豐大之形者無貧寡之患可觀歲富之微君民之情主於相愛無爭奪之虞者有仁義之美不待急公之效斯至是之良善盛朝之上理也行微之效易以加必哉

天蓋樓偶評

下論

十四

微之之說范所不能字蓋其言最得正是對東公善畫筆微語

百姓足

王

百姓足君二句

或臨

民有君之勢專謀民而可也。夫君即欲求足君能自與乎長存必百姓斯兩全乎。告公曰。古今國用一也。然季主用民之力而聖主用民之情。用民之力者。國有富形而處貧實。用民之情者。時雖變而無窮憂。無他情之所予則力亦隨之。是以王者甚重百姓也。公疑行微慮在君不足耳。夫君有過得之財而特惠其拙。行受也。問國君之富致誠不可知。司會持籌動思溢入必有溢而出者。耗之矣。是民與而君弗受也。君有無涯之積而特惠其廉於取也。凡公田而外什九皆君資而度支計用必曰國藏然則非國藏者棄之矣。是民與而天蓋機偶評

下論

君弗取也。自古無自足之君也。而君獨不為百姓計足耶。雖有飢歲卒無飽君自天以下時敢以不足與君者。百姓不與之則竟與之矣。誠使室盈婦寧人祥仁人之賜彼念先需者猶有素享之誠而於君獨無相報之心乎。以為不酬於上德不足不忍與也。以為不恭於下義不足不忍不致與也。雖有貧民猶供資國奉法而謀六誰得以不足與君者。君與百姓而與之則竟與之矣。誠能節已腴民勞苦家室之膠波則里室者尚有緩急之情而於君獨無相贈之誼乎。以為定賦所出焉欲與不足而不能也。以為外府所貯焉能與不足而不欲也。然而百姓之足君非有以與之也。議賑議蠲始有所虛與於上後

天蓋機偶評

下論

十六

必有所實征於下。君之為百姓者。不出於力穡均斂之間。夫亦民利自然順而與之。君豈有意府庫乎。然積二十年之通足支十年之耗。君無所與於民。而民之與君乃更厚。以是知心計之徒勞吾君耳。君之無不足。百姓亦非有以與之也。取義取盈。民有所多與於額之外勢必有所少與於額之內。百姓之為君者。不出於耕夫織女之微。夫亦各勤爾田。因而與之。民豈別貢奇贏乎。然統九萬畝之夫。可供千乘之賦。第有所不與於君。而民之與君遂無窮。是以知荒政之猶支且夕耳。夫君亦百計求免於不足矣。顧所計者。仍出於不足之圖。何與一民養數主乎。以百姓存一君則無憂年矣。

錢刻與字執字皆剔骨刺血。深情愴論。令我涕泗不止。豈門園狀也。他作君民一體損上益下語。猶是何不食肉糜之言。

百姓足 歲

百姓足君 二句
行古法以足民皆所以為君計也。夫未有古法而不計及於君者。然
而必自足百姓始也。徹蓋第曰足民已乎。告哀公曰古之善為國者
不先其君。我上先鮮愛百姓之意。非不愛百姓也。乃實不自愛其國
家故視前人之良法美意皆為損上益下之計。而忠君愛國之數
不睹焉。此吾君二猶不足之處。將無以敬所以厚民。則得矣。而室
之仍在。則不知古大計之生費。廣務族而不愛財之難繼者。有恃乎
恃百姓爾。徹所以惜民力。則是矣。而隨竭則貽諸君。不知古典事之
天蓋樓偶評 下論 十七 大題亂
朝用雖正深而反見財之有餘者。安歸乎。百姓爾。百姓若且何
如而謂徹之制若行之。徹之利獨民受之已乎。匹夫富藏於一家而
頃天子者。必曰富有四海。明乎所庫財非其財。而百室盈。婦子年乃
真其財也。已而謂樂利。天下猶或有患貧之天子。以為遠藏
民。則不如近取諸身者。之不禁不竭也。亦可謂私矣。而過計矣。人有
物必遺其子。而語王侯者。必曰萬世永利。明乎一二世不為利而饕
宗廟保孫子乃大利也。已而謂家給人足之世。而乃不無窮固之朝
廷。以為與我共守此財者。不如我自守之。為求得欲遂也。而可謂
寡聞而少見矣。人生無私。貧富之理當其貧也。要必其自取之也。自

取之者。以為取諸民。以為富。而遽乃得貧。夫不見廣大節儉之朝。其
取諸民也。約而竭之。於民間也。甚重人主。亦不可貪。可富之人。當其富
也。夫有所受之也。而受之者。以為民予之。將無貧而遽乃得富。夫不
見禮國經野之。其貢諸君也。輕而存之於國中者。極重。乃知師徹
法而行之。一出。一入。成未於有制之度數。而無長物。則用者。以志不
淫。且變徹法而通之。或損或益。成在乎其人之神明。而得大意。則古
人之利愈溥。君毋徒為繼。不足之憂也。
孰典二字。是急接哀公。口氣回報甚緊。泛蕩開說。神理緩散。矣。句
句向哀公。心事中折出。深得有子引君善道。文致詳老。潤大。如退
天蓋樓偶評 下論 十八

居之無倦 二

徐義

聖人深言政合居與行而一於誠也。夫政本於居。餘行而一易於
 依一易於不忠。張也。益加之意。若謂為政者秉權而理。不忠乎始
 之不勵也。而進乎守之易。疎亦不忠乎終之無方也。而忠乎積之無
 本。以非後誠以求其至。則存心制事之間。作機多而德意薄。其弊
 有隱中。檢治術。說在大子之告子。張矣。謂政以建極有德焉。而慎
 持其終始者。唯此為政之心。政以及物。有用焉。而力致其勞者。亦
 唯此為政之心。若其因革損益。隨時變通。以謀無弊。皆治具而非
 致治盛衰之要也。是故王者未治事而先治心。莫要乎所居之者。

天孟樓偶評

下論

以母

十九

大義

廟明作之氣。始之視天下無不可為。迨其後也。發之而及。收持因
 循。止之。意即未始。致舞赴機之時。美業之不終。吾不忠荒者。悔
 之。而為教勤者。悔之。夫數十年之積累。以士成而棄焉。寧獨志氣
 之不振。亦其有所恃耳。惟是奮其不怠之誠。治必欲為唐虞三代
 之治。民必欲為協和。不與之民。其已效者。吾守之。其不速效者。吾俟
 之。而斷不以小功小喜。易其可久可大之圖。蓋由進政以迄於考成
 而居之者。如一日也。如是則可謂無倦矣。政之所為。主體者。此其一
 柳王者。即治心而為治事。要乎所以行之者。操專斷之權外。視
 天下惟吾所欲為。及深求之。每一往而易。盡將忠厚慷慨之意。已衰

仁義師也。知此為政良不難乎。
 之者。惟一心也。如是則可謂以忠矣。政之所為。達用者。此其二。夫
 無倦則持盈守謙。其力可達周乎數世。自不開侈汰之漸。以累其功
 名。以忠則本存為終。天下且共宥於純志。寧至扶多欲之私。以虛言
 仁義師也。知此為政良不難乎。

天孟樓偶評

下論

二十

子張所少。只在一誠字。依與不忠。皆從此生。出蓋夫子之所以答
 之者。主誠之目也。看躍此意。便已把柄在手。而子張之病痛。即從
 此得力處。指出。故應雄辨。驚人。

居之無倦 徐

為振而林之迷已深而冀其臨禍將發而求其退吾不知若人何德
於君子而不成之若是其切也則惟不忍不善之心發之於不自知
也若夫小人之所以導乎惡者亦猶君子之於美也其所以臻乎美
者亦猶君子之於惡也同此過揚之理正用之則公以忠反用之則
私以鮮各有勸戒之術正用之見天地之心反用之皆人情之變然
則天生一君子豈獨使之自有餘而已哉吾則號義士之鄉游即成
仁人之俗周將以君子一身為風氣之原朝廷用一君子豈獨享其
人之利而已哉上無不飭之君躬下無不戒之僚友更將以君子一
身饒人倫之宇宙是觀之彼小人之志其亦可知也

天蓋樓偶評 下論

二二

而後相引冰炭相逢誠也題中兩人之字最著眼今之美人之惡
亦何與之事耶而一為之欣一為之戚必不可解也惟其不可解
可知是從心苟中出未舉止甚高濶而步上著實遂有叛地倚天
之概

君子成人之美

成 藩

以廣屬為心。君子所以有餘美也。夫人美國於難成。即君子之美。安
 賴乎。樂與人成之。所為美之歸耳。今天夫之特命為君者。非生
 而心然也。必有前乎吾者。為之藉焉。是故君子不恃乎已。而資乎人。
 及乎扶引人才。齊一世於修良之域。則君子又不恃乎人。而資乎
 此。何也。人有美而不呈於不見美之地。而美國無如何也。幸而獲知已
 又姑置之。許可之。列猶之抑美之事也。人有美而納於獨見美之重
 焉。美亦無如何也。幸而過同心。又使樹我聲氣。援猶之伎美之私
 也。君子於人之美也。必誠道之。必明迪之。必厚期之。必恕與之。誠道
 之。所以發其未形之才。明迪之。所以絕其他惑之情也。從來孝于忠
 臣。豈盡道其所必遂。不過一二大賢。相與議論而贊說之。而其人乃
 竟成。為性之不可易。即由是而兩難之。歸於一信者。亦多矣。厚期之
 所以感其漸進之能。恕與之。所以勉其節致之功也。從來端人秀士
 豈盡出其所夙候。不過當世名流。相與激揚而稱賞之。而其人亦遂
 成。為命之不可移。即由是而小疵之。成於大醇者。無窮矣。是故人或
 謂於俗流之崇獎。而君子每力護之。以正其名。豈敢曰與世殊好。亦
 以人之美有存附而敗之有孤賞而成之也。所以膠庠容有不養之
 士。而君子斷無偶棄之。賢人或流於一時之推許。而君子復久持之。

天蓋樓偶評

下論

世

二

太題觀

以有共美。豈敢曰決事論定。亦以人之美有急於循循而欲之有詳
 於致實而成之也。所以朝廷未盡器使之權。而君子自有自裁之則
 若此者。與人同其美。我既示之以無私。與天修其美。我殆欲之以造
 物也。人安有惡之不良而絕人為哉。

咸亨中。直發出如許議論。非誇實於東漢兩宋人物言行者。不能
 通也。必乎邊虛題也。并君子尚有下句在。入時腕。美于取惡字
 君子取小人。先有一番通套活法。以為取下文畫以醜態矣。看他
 尊頭實做。而下大雨層無不透露。豈不更好耶。遂與齊可以知返

天蓋樓偶評

下論

二

君子成

子張問士

全

毛疏可

聖人不欲以道達者言達為之偽著其術焉夫急于求達而達之為
 術矣而術其辨張亦知所務乎且吾人意之所期而從事焉此其實
 不可不審也若乃意中有所期之一事而大違此意以求之則不得
 其實而并不可下以名寔之問詳之而其相殊已可以其粉
 吾于聖人言士之達而得之矣今天秦然而命之以士安邦之秀也
 而士不敢以在邦為樂也資家之良也而士不敢以在家為致榮
 之藉蓋其所自期者曰直所以行此直者曰義至其所歎然而不敢
 即居者曰仁若夫達與不達固所不違計也尚何聞之是言哉乃世

天蓋接儒評

下論

戊戌

二五

太通觀略

竟有出于達而入于聞者且以聞之非達而自以為是達者非者附
 之是者達之非者信之是者疑之彼世雖欲知聞達之殊者孰從而
 辨哉宜者蓋如張而猶未分也夫子知其問之存于達而言已出于
 聞知其言之出于聞而意已大達于達則不待不以直義正之以觀
 察下人詳之而一時鄰家之人見士之克全其賢也如此士之克端
 所好也如此士之微于言色而不自恃也如此士之揚于其處而不
 欲多上人也如此則其必達無難也若夫心馳外慕日習于非而不
 覺者其于仁非能無所達也色取而已耳其居之非真無可致也不
 疑而已耳苟如是雖名譽日彰聲光日著必聞則有之矣以是辨于

能家口能達能達則未也張不可廣而思返乎乃知賢與色之不
 能齊也賢之無待于中而色之有聚于外也乃知好與達之不可強
 也則需乎已而先需乎人居則誣乎人而并誣乎已也雖聞達之
 必于邦家者從同而于彼于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
 只用韓文中極熟奈頭語老生免周冊于誰不見來而此獨迥絕
 所謂以臭腐為神奇所爭在氣脉不存皮毛也不然幸于瑣大字
 千補百補逐句是秦羅枕北其筆筆駭駭耳

三六

二六

二六